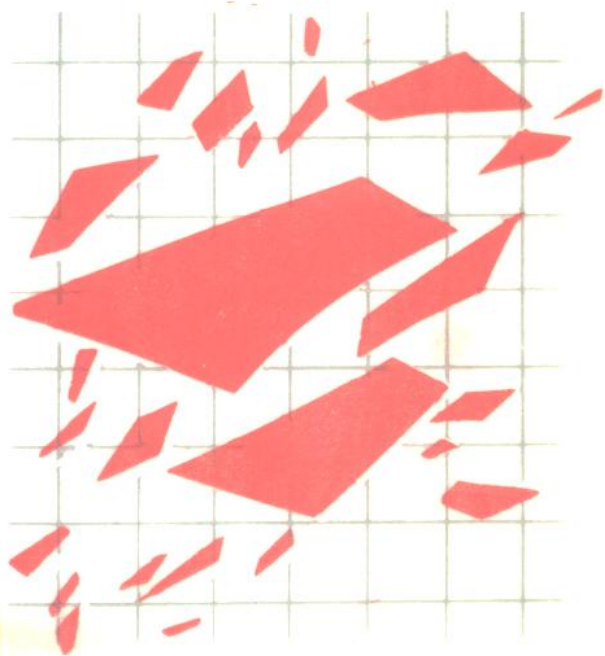


万象丛书

金钱大爆炸

贾鲁生 著

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· 万象丛书 ·

金钱大爆炸

贾鲁生 等著
李正堂 编选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RENMINRIBAOCHUBANSHE

金钱大爆炸

作 者 贾鲁生

责任编辑 吴 晔

封面设计 张晓光

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

电 话 596231—2508

电 挂 3838 **邮政编码** 100733

印 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

经 销 北京新华书店发行所

开 本 36开本 **印张** 5

字 数 **印数** 15000

版 次 北京1989年3月第一印刷

书 号 ISBN7—80002—148—3/I·54

定 价 1.90元

编 者 的 话

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《万象丛书》，是在改革、开放的新形势下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真实报告，也是一套带有社会调查性质的著述和作品。

改革，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。它触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、各个层次，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、各个角落。它的过程，充满着时代潮流与历史陈迹的冲撞，守旧和进取的角逐，科学与愚昧的消长，新与旧的交替，正确与谬误的斗争。因此，为了探索改革的道路，推动改革的深化，我们应当了解社会的现实，理解各阶层人民的意向和追求，创造和喜悦，矛盾和困扰，反映形形色色，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。

我们愿这套《万象丛书》，能够为认识社会，了

解国情,接触实际,亲近人民,提供比较丰富的、真实准确的、于情彩的信息和画面。

本丛书面向对新事物富有敏感的青年,也面向全社会的广大读者。它的体裁主要为报告文学、调查报告、社会问题研究,兼收部分旅游、民俗和以文学艺术为中心的作品。欢迎作家、记者和学者为本丛书撰稿,并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建议和批评。

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部

1988年1月

目 录

金钱大爆炸.....	贾鲁生 鲁娃(1)
千古荒坟	鲁娃 贾鲁生(78)
寻找精神家园	鲁娃(98)
驮在“菲亚特”背上的温州	宋令俊 章新民(116)

金 钱 大 爆 炸

——记温州地区乐清县的“抬会”事件

贾鲁生 鲁娃

一根瘦弱的竹棍，搀扶着一个同样瘦弱的躯体——一辈子没洗过的脸上，厚厚的污垢填平了深深的皱纹沟。白发，灰的失神的眼睛，一双缠过又放开了的半大的脚。手中的塑料袋里有半碗米饭，几块榨菜……

这个贫穷的幽灵，在富裕的缝隙中蠕动着，来到一个原本不该有她的地方。这是一条山谷。弯弯曲曲的公路两旁，一幢幢小楼，矮的两层，高的五层，鳞次栉比，绵延几十公里。一幢小楼就是一户人家，一个“前门开店，后院办厂”的独立的经济实体。川流不息的人群，时常在某一处成千上万的聚成一团，像热闹的集市，又像繁华的商场——浙江省乐清县，被当今崇尚改革的人们称之为“模式”的温州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一座在以农业为

主体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刚刚矗立起的商品经济的高楼。这里有全国最大的五金电器市场。“云烟”、“中华”、“牡丹”、“茅台”、“五粮液”、“青岛啤酒”，这些在产地也难以买到的名烟名酒在这里一律敞开供应。“永久”、“凤凰”、“飞鸽”一排排摆在店里很少有人问津。带“日”字的彩电、冰箱、摩托车，只要你愿意多花几百元钱随时都可以买到。上海人来这里抢购时装。北京人看得多买得少（“太时髦了”。边看边说）。广东人机灵地辨别着金银首饰的真伪。山东人、河南人只在旧货摊前挑拣“物美价廉”的东西。而那个拄着竹棍的贫穷的幽灵，伸出骨瘦如柴的手，紧攥着一张不知经过多少人手揉搓已经破烂了的10元人民币，嘶哑着嗓子逢人便问：

“收钱的人在哪里？谁收我的钱？”

她疯了？……

第一章 “滑铁卢”之雨

有这样一类事情，在历史的进程中小得就像一片枯叶的飘落，留不下任何痕迹。然而，当它们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了一丝联系，便永垂史册了。如同1815年6月18日，“滑铁卢”战役第一天的那场雨，至今史学家们还在喋喋不休地争论

它对拿破仑的失败所起的作用究竟有多大。而在此前后，降落在“滑铁卢”的无数场雨，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

1985年，金秋。

在乐清县最偏僻的角落里，发生了两件像“滑铁卢”之雨一类的小事。很小很小。

“大将军”和小木匠

这是一座由腐朽和新生构成的连体人似的建筑：一幢二层小方块楼和一排低矮的神堂，被钢筋、水泥连接在一起。中间一扇门，如同连体人的血脉，始终敞着。神堂里布满了灰尘。香案、神龛上的烛油像疥疮一样令人作呕。常年烟熏火燎，门窗、墙壁、房梁全被染成了黑色。不熄的烛火，把白昼变成了黑夜，连射进来的一缕光线，也被映照得昏暗了。挂满了匾额、旗幡：“求财胜利”、“有求必应”、“神之格恩”……什么神？历氏、洪氏、黄氏大将军。一男二女，披挂整齐，威风凛凛。观音菩萨被赶到墙角里，如同“大将军”的奴婢，恭手而立。穿过中间的门，进入小楼，就到了另一个世界。洁白的墙壁，明亮的玻璃窗，时髦的家具，阳台上摆满了鲜花。整座楼倚山傍水，环境优雅，空气清新。

主人，这个同时在两个世界里生活的人，女

性，身高一米五。由于缺少肌肉和脂肪，走起路来弱不禁风。满面皱纹，腮帮和眼皮松弛地耷拉着。除了两只拽长了耳垂的沉甸甸的金耳环，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光泽。这样一个苍老的女人，竟然能同时驾驭着腐朽（神堂）和新生（小楼），难道她有什么法术？她时常干呼风唤雨，祛邪消灾，招财进宝之类的事情。看样子挺灵，否则不会有那么多香火、供果。她是一个灵姑，名字和凡人一样：陈林玉。

此时，陈灵姑披头散发，正在神龛前手舞足蹈。她自称是“大将军”下凡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天灵灵，地灵灵，金银财宝快快来”。在这神秘的氛围中，掩藏着一个瘦长的年轻的躯体。一双明亮的眼睛半信半疑地凝视着作法的灵姑。他叫李吾华。眼下，他最迫切需要的只有一样东西：钱！在这个中国首富的县里，他那身布料衣服显得过于贫寒了。村里的小楼雨后春笋般一幢幢矗立起来，而他依然被贫穷压在低矮的破房子里。他是个小木匠，有手艺，也并不懒惰。他早起晚归，背着工具箱，走村串户地找活干。在商品经济的时代里，他的足迹像是与富裕的终点背道而驰，越走越穷。失望之中，他来求救于灵姑了。在他看来，一个弱小、苍老的孤老太婆，若非有神灵相助，决盖不起小楼、神堂。

陈灵姑故弄玄虚，施完法术，诡秘地笑了笑，

附耳轻声对他传授发财的真谛。李吾华先是惊奇，而后禁不住也欣喜地笑了。他那双纯洁的眼睛里，突然闪现出一种贪婪的欲火。钱，能够使他摆脱贫穷的钱，就要像滚滚的瓯江水奔涌而来了。他一阵颤栗，“扑通”跪下，张开双臂抱住了“大将军”立于神龛之上的脚。

白莲堂的木鱼声

“梆、梆、梆——”

在距离“大将军”的神堂 10 多里外的一个山凹里，在一条清清的小溪边，回响起一阵阵沉郁的木鱼声。这是一座佛堂。与陈灵姑的邪道不同，在这座叫白莲堂的尼姑庵里，四大金刚守卫着至尊的佛祖。佛祖绝不帮人发财，只教人行善。两根彩柱上写着佛教的宗旨：“佛号经声唤回苦海名利客，晨钟暮鼓惊醒尘寰梦迷人”。那燃烧的烛火，为大殿增添了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。敲木鱼的老师太年逾 80 了，依然眉清目秀，身骨硬朗，手脚灵活。与她相比，陈灵姑只是个丑陋的巫婆。施主是个 70 岁的寡妇，饱经风霜的脸上显露出愁苦的神情。木鱼声中，她乞求佛祖显灵，收回人间的钱财。钱财是邪恶的。祖祖辈辈，吃苦受穷，人心却那样的淳朴、善良。这两年，钱多了，人心却恶了。受穷时，女儿孝顺她，女婿尊重她，一家人和睦相处，如

同这宁静的山谷。后来，女儿、女婿天南海北跑供销，盖起了别墅，办起了工厂、旅馆，花钱像流水一样，人也不往高处走了。女婿找姘头，看黄色录像，被公安局收审。两口子整天吵嘴，她也被指桑骂槐地撵出了家门。

当母亲跪在佛祖脚下祈求的时候，女儿郑乐芬，一个 30 出头的富态的女人，就站在一边。她 6 岁时，父亲去世了，母亲含辛茹苦地把她拉扯大。她怜爱母亲，却鄙视母亲的信仰。清脆的木鱼声在她听来是贫穷的声音，苦难的声音，比县城的嘈杂和喧嚣更为刺耳。她嘴角一撇，冷冷地注视彩柱上的那幅对联：“哼！”一声嘲讽之后，冒出一个念头：在白莲堂的旁边，为母亲盖一栋更高大、更豪华的小楼，比比看，佛祖好，还是金钱好？！想到这儿，她情不自禁地抓起身边的木锤，冲着那只呆头呆脑的大木鱼狠狠敲下：

“梆——”

第二章 失踪了的金钱

“大将军”脚下一阵颤栗，白莲堂里一声木鱼，像一支离弦而出的魔箭，挟风雨带雷电，搅得宁静的世界一片飞沙走石。整个乐清县，本来十分安详地在商品领域里流通的货币，骤然间失踪了——

银行门前，取款人排起了长长的队伍，几千万元人民币，不到两小时就被取光了。储蓄自由，取兑自由，谁也无权干涉。全县 1/4 的信用社，一时间竟处于关闭或半关闭状态。农村储蓄总额急骤下降了 39.6%。

货币是商品经济的血液。由于失血过多，乐清县这个躯体内一片紊乱。店铺倒闭，工厂停产。柳市区，这个占全县 40% 税收率的全国最大的五金电器市场，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工业总产值下降了 20.5%。海屿乡，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20%，粮食产量下降了 10%，万岙乡，工业总产值减少了 700 多万元。这个乡政府像挤牙膏一样，好不容易才凑了 3000 元钱，投入到农业生产中……

钱！

全县有两亿多元民间游资去向不明。

钱！钱！

所有的人都陷入了缺钱的恐慌。人们四处奔波，八方找钱。民间借贷利率，像洪水泛滥一样，从 2—3% 猛涨到 10%、20%、40%。

钱！钱！！钱！！

商品经济的大厦摇摇欲坠，可是钱哪儿去了呢？

魔 法

钱，被塞进箩筐、麻袋、提包里，车载、船运、肩挑，匆匆地走着，那场面比交公粮要热闹得多。田间小路上，摩托车驮着钱，心急火燎地冲在前面；整麻袋的钱，躺在手扶拖拉机的车斗里，在沉重的压力下，拖拉机“嘟嘟嘟”地喘吁着；河面上，几百条小船，划桨的和带马达的，你追我赶，展开了一场送钱大竞赛，清澈的河水也被搅得浑浊了；挑担的人们落后了，祖祖辈辈装稻米的箩筐，第一次被用来装钱，压得竹扁担吱吱咯咯响……

人们在李吾华的家门前排起长长的队伍，一直延伸到村外。这是一座祖辈传下来的房屋，年久失修，破烂不堪。窗纸遮住了光明，仅有的一缕光线是从屋顶的漏缝里泄进来的。墙皮一块块剥落了。泥土地面，坑坑洼洼，冒着潮气。当成筐、成袋的钱哗啦啦地倒在床上、地上、桌上的时候，这昏暗而古老的空间，像闪电一样的被照亮了。

在金钱的闪电中，李吾华，这个只读过两年书的小木匠，反而陷入了深深的黑暗之中。他习惯了贫穷——为赊几支烟卑躬屈膝毫无羞辱之感——如同在黑暗中呆长了，突兀而来的光明反而使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他惊恐万状，拚命阻挡着泉涌而来的金钱，声嘶力竭地喊着：“不要了，不要了！”

谁知，金钱像是被灵姑的“魔法”呼唤而来，靠人力根本无法阻挡。两个可怜巴巴的女人，从几十里外的山区赶来。那地方很穷，钱是全村人一分、一角凑起来的。在李吾华门前，她们整整徘徊了一整天。两大提包硬币、角票，实在难以数清。“不收了！”李吾华的家人“哐”地关紧了大门。第二天一早，李家敞开门，只见两个女人蜷缩着身子，抖抖索索地还蹲在屋檐下……

李吾华被触动了，问：“有多少钱？”

“1万。”

“倒地上吧。”数也不数了。

李吾华被淹在金钱的海洋里，经过一番死命的挣扎，灵魂爬上了富贵的彼岸。心里平静了，再想想开始的恐慌。禁不住嘲笑自己：差一点儿把梦寐以求的东西拒之门外，傻蛋！这时候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答陈灵姑的恩德：送去了3万元钱和一个金手镯。而后，他在邻近的乡镇设了6个收款点。接着又买了6辆摩托车，雇了6个人，上门收款。一位病倒在床上的老人，把钱递给了收款人后，伸出大拇指连声称赞：“周到，真周到！”

还是秤和尺子好

湖山岙村。那位在白莲堂狠狠地敲击木鱼的富态女人郑乐芬的家里。送钱上门的人也并不比

李吾华少。山坡上她的那幢别墅式的小楼掩映在杨梅林中。侧面峭壁上悬挂着一帘几十米长的瀑布，飞流直下，跌入清水潭中。她和丈夫蔡星南——一个留着小胡子、烫了卷发的时髦的普通工人，时常打开后窗，欣赏这令人心旷神怡的大自然的画卷。但现在他们没有这种闲情雅趣了。他们忙着数钱。钱太多了，5万多户人家送来的6800多万元，从地面堆到屋顶。两口子加起来还不到个初中生，这些钱怎能数得清。无奈，只好雇用了8个人，昼夜不停地数。那扇铜钱状的外圆内方的大门外，送钱的人依然排着长长的队伍。性情急躁的郑乐芬，灵机一动，想了个绝妙的主意：

用秤称！用尺量！

——愚蠢的智慧。

10元一张的半新不旧的人民币，1万元，厚：12厘米；重：2斤2两。果然，速度大大加快。郑乐芬像完成了一项重大发明，轻松地吁了一口气，仰坐在沙发上，得意地笑了。

“朝圣”者被拒之门外

夜，钟声响了12下。漆黑的山凹里，手电筒的光柱划破了夜空。一个40多岁的矮小、瘦弱的女人，借着别人的光亮走进了铜钱状的大门。她叫阿山，就住在山下的村里，从下午3点开始，她像

一个虔诚的朝圣者一样，饿着肚子整整排了 9 个小时的长队。好不容易轮上了，谁知郑乐芬不收她的钱。也许是嫌她脏吧，那扎着两条细辫的蓬乱的头发里，那乌黑的脸上，那露出一排黄牙的口中，全都散发出一股呛人的恶臭。这样的一个女人，竟然送来了 7 万元钱。郑乐芬厌恶地皱紧眉头，冷冷地甩过去一串话：“就你这鬼样也配进铜钱门，先洗干净你的身子去吧！”

拒绝不无道理。送钱的人多得像散了窝的蜂群，嗡嗡营营，有来自温州其他 7 个县的，还有千里迢迢从江苏、山东甚至新疆赶来的。不选择，怎知道哪一只只是会酿蜜的工蜂？阿山垂头丧气地走了，她不甘心，连夜向 20 几里外的雪湾村赶去。在这漆黑的夜晚，为了把自己借来的钱送给别人，她像个幽灵似的，翻山越岭，过小桥，穿稻田，脚磨起了水泡，浑身上下沾满了泥水，却半步也不敢停。太阳升起的时候，她走进了李吾华那间与她的家一样破败的小屋。李吾华收下了她的钱。她疲累地倚着门框，一边喘息一边喃喃：“还是你好，不嫌弃我……”话没说完，深凹的眼眶里竟溢出了一滴浊泪。

接纳匕首和厚礼

从 1985 年 10 月到 1986 年 3 月，乐清县先后